

小說組 | 佳作

—— 頭家嬖跑疏開 ——

嚴筱意



個人簡歷

嚴筱意，生於高雄。鹽埕國小，高雄女中，成功大學畢業。現居美國。1994 年赴美創業，鎮日與機器商業為伍，再抬頭，匆匆已 25 載。有感時光不多，2020 年毅然退休。

身體裡流著好奇的基因，讓我不畏嘗試新的事物，吃喝玩樂，旅遊，寫作，書法，畫畫，日子活得有滋有味。但最愛的還是讀書。從小最愛讀課外書，卻最怕作文課。自 2012 年起，才開始提筆寫作，不想從此愛上，一發不可收拾！

得獎感言

我總覺得，我們這一代是很幸福的，因為我的祖輩們以及父親母親，在那戰亂動盪的年代，一邊跑疏開，一邊尋生路。在顛沛流離之際，他們像把大傘，護我們周全，衣食無虞。

我的阿祖，人稱頭家嬤，是古代奇女子。她在艱苦中，也不忘記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。我與她有 13 年的緣份。小時候有點怕她的氣場，卻在她離開 50 年後，在移民創業的路上，才知道她的不容易，才知道，我也流著她的血，卻不及她的萬萬分之一。

寫作時常常閉關六親不認，感謝健民的包容與鼓勵。感謝爽秋不厭其煩的校稿。感謝亮吟和韻涵重安夫婦，趕上截止日把稿子寄達。

感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，感謝聯經出版、聯合文學，感謝諸位評審委員，對我的肯定，祝我圓夢。

1941年三月，春末夏未至。日治時代的臺灣南部，打狗府鹽埕町市中心街上，一間獨棟二層洋房，門面不寬，後庭深邃。外牆一、二樓間的門楣上掛著一面黃木匾額，渾厚隸書刻著「玉屋布庄」四個大字，下面一行稍小字寫著旗袍、唐衫、西服、洋裝。正面四扇深棕色大門中間兩頁，被推往兩側，前店內左牆上釘著數條長木架，各種花色的布料一捲捲斜靠著。後舖一張大板案，老裁縫師，脖子掛著皮尺，手拿粉塊，眼鏡低掛鼻尖，弓身在西裝料上，彎尺畫記準備裁剪；後庭另一屋裡，靠牆兩臺勝家牌米興縫紉機，兩名小徒弟踩著拼接，看似西裝褲管；中間板案邊，三名女工拿針線縫製，有旗袍有洋裝，井然有序。

店門前，小院的左右兩邊紅磚矮牆，跟鄰店分界，隔而不離，一抬腳即可跨過。清水磚地面，一大早伙計洗地的水已乾得差不多。牆角有個手壓式水泵，旁邊一個大陶缸裝滿清水，一只淡黃葫蘆水瓢浮在水面。缸邊，一樹的白玉蘭花，藏在嫩綠葉中，兀自放香。

上午十點半前後，跛腳張仔挑著擔子進來，兩腳一高一低走著，扁擔卻能平衡不灑不溢，想是有些功夫底子。扁擔兩頭，前面木框圈住的小火爐上，一個圓深兩格鴛鴦桶，右格裝熱糖水，左格浮沉在溫水中的是粒粒透光夾心粉圓；扁擔另一頭，一只剝冰刀以繩子綁住，桶內一塊大冰。冰桶下面一落寬口尖底褐色陶碗。

跛腳張仔放下扁擔，吆喝一聲：「粉圓來咯……」

老裁縫聞聲，放下手上事頭，呼喚一聲，後面車衣工縫工，紛紛站起伸伸懶腰，笑談間陸續出來。每人跟跛腳張仔叫上一碗粉圓甜湯，或冰或溫或熱。大夥兒閒聊著，直接以碗就口，咕嚕喝掉，再各自到陶缸邊，拿水瓢舀水澆洗後還給張仔。這是「玉屋布庄」每天兩次的休息時間，上午喝甜水，下午吃鹹的，有人提著籃子來賣滷鴨脖鴨翅鴨血等。布庄老闆頭家嫗大度，任員工吃從不計較。待伙計們都喝過，陸續回去工作，頭家嫗才走出來，她接過跛腳張仔遞來的熱粉圓湯，拿在手中也不急著喝，與跛腳張仔閒話市況。

跛腳張仔日日行走街頭如混江湖，各路小道消息，對一般百姓只如謠言八卦，但用心的人常可聽出端倪，推敲出未來會發生的可能性。頭家嫗問張仔：「現在白糖多少錢一斤？阮查某孫愛吃甜，要買一點來炊甜粿。」張仔說：「現時什麼東西都貴森森，問題是再貴，有錢也沒地買。別說白糖，連粗糖都快買嘸囉。我聽地講，過嘸哇久，所有物資攏愛優先運回日本，供應給皇軍。咱以後買什麼都要用配給地。」

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，清廷戰敗，簽訂馬關條約，將臺灣、澎湖群島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，並同意支付相當於日本全年預

算四倍強的兩億兩白銀罰款。日本利用這筆財源大肆擴張軍備，也成為日後挑起對華戰爭及發動對美偷襲珍珠港戰爭的底氣。1931年日軍發動918事變，1937年發動77事變，對華戰爭全面開啟，一開始日軍進度迅速，但是隨著戰線拉長，時間拖久，後勤補給線捉襟見肘，造成本土物質極缺。1940年初，臺灣的主要農產品如白米雜糧，從自由買賣變成被徵收，按戶口實施配給制。到了1941年中，連魚、肉、青菜、油、鹽也列管，市面上有錢都買不到。

頭家嬤聽了跛腳張仔的話，低頭深思，暗自想著，布庄後進倉庫裡和自家庫房裡塞得滿滿的那些布匹，也許，先不用急著賣？

上個月星期某個晌午，「玉屋布庄」門口有人喚著：「頭家嬤，頭家嬤，我來看妳囉！」。三重埔沈記染整廠的老闆，笑容滿面地踏入店內，直接走到內庭。頭家嬤吩咐女工拿點心，自己燒水沏上新到的鐵觀音，招呼客人道：「沈老闆，來坐，喝點新茶！今日哪欸這罕行？有事派外務來就好。」兩人在八仙桌坐下，舉杯吹涼，聞著茶香，品一口回甘喉韻，才拈起綠豆糕、蜜麻花，笑嘻嘻地吃著，閒聊一會兒。沈老闆這才說明來意：「不瞞您說，實在是有事相求，我倉庫裡囤了好幾車布料，花式料身都很好。

但是這個時機，沒人想作衣衫，去化慢一點。業界通人知，南臺灣賣布，第一就是頭家嬖妳囉！妳的老師傅很會製衣衫，查某仔燕子年輕漂亮又會推銷。放給妳賣，我有信心。」頭家嬖欠身微笑道：「沈老闆，你不甘嫌！不過那麼多布，我手頭沒多少現銀，你知道我真不愛欠人錢，怕吃不下來。」沈老闆說：「頭家嬖妳一向信用好，我信得過。妳肯幫我吃下來，我就很感謝囉！不然，妳先拿，我年底再來結帳？」

沈老闆其實遇到困難，快要走投無路。他上次到日本買布料，順便進了一批箱包，因為不內行，判斷錯誤，囤在倉庫裡，送都送不掉。為了現金週轉，他只好把布料拿出來求現。可是跑遍全臺布庄，竟然沒人肯幫忙。

頭家嬖一向惜情，就說道：「那好吧，我盡力啊！你送貨來吧，記得打張出貨條。」過了幾天，沈老闆送了三、四車的布料來，有高檔花俏的也有素淨的一般布料。頭家嬖叫伙計點清收下，把倉庫塞得滿滿的都還不夠，連自己住家也騰出位置來擺。

頭家嬖回過神，對跛腳張仔說：「麻煩你下次幫我帶幾斤白糖跟紅糖來？多少錢無妨。連今天的一共多少錢？我先給你！」頭家嬖謝過跛腳張仔，轉身入內取錢。

頭家嬖，慣常穿著玄色唐衫寬裙，黑細髮網兜著低低的髮髻，臉上胭脂不敷，只有耳垂上墜著兩顆棗紅珊瑚珠子，給全身添綴點色彩。細看之下，眼神清和明亮，彎眉不畫墨而不粗，鼻樑直挺不漏孔，膚色白皙猶如少女，其實她也才三十許，只是早早當了外婆，又隻身經營生意，這頭家嬖的稱呼，叫著有些威嚴，倒是顯老了。

頭家嬖給過錢，又寒暄幾句，這才轉身要回屋裏，走到樹下，仰頭伸手，在枝間尋覓著玉蘭花，她要找的是花朵已成熟卻還未全開的，最是香濃耐久。陽光由綠葉篩過，斑駁深淺的金色圓圈，隨著枝枒的撥弄，映跳在白皙臉上。頭家嬖掐了三四朵，一朵塞在旗袍領襟裡，另外幾朵拿進去每日供佛，行過處，一縷縷香風。

跛腳張仔蹲下來整理擔子，臉斜斜朝下似在看地，眼角卻沒移開過那片跳動的光點，旗袍襟口那朵玉蘭花，正是風味濃醇，飽滿成熟得恰恰好，一如這女子。跛腳張仔的心思跟著香風一路，直到進入內庭，看不著了，這才緩緩直起身，挑起扁擔，轉身離去。這個女子，乍看不艷麗，卻有股內在的認真善良，深緣耐看，宛如藏在枝榭間的白玉蘭，香濃久久，聞過便記在心裏。

頭家嬖，原艭艭人，年幼家貧，七歲即被賣為童養媳。她每日早起，為一大家子洗衣劈材燒飯，初轉少女便被送給長子圓房，生下一女後，夫婿即四處冶遊不返家。她雖不曾上學，心思卻聰

明。每每看夫婿吃喝無度，婆婆刻薄，叔嬸待她如奴婢，她不懂，同是人哪，為何自己竟不如他們？那日婆婆又打罵怨她生不出男兒。她咬牙切心，隻身背著女兒燕子，心裏的哀怨有多深，腳步便得走多遠，由臺灣頭坐著火車，一路逃到最遠的終站，重新開始。

到了高雄，她靠著一手好針黹，在高雄市熱鬧街上的一家布莊，作旗袍盤扣縫工來養活自己。裁縫店裡，諸多縫工，盤扣最是費時費眼的難縫，慢工細活，針腳得密而隱。那時縫工多是論件計酬，大家都搶縫長衫洋裝而不願作盤扣。新來乍到的她，把女兒燕子以包袱巾兜在背上，別人不要的活，她都接來做。一針一線一盤扣，細細縫來，一扣一文錢，每文錢都存著，捨不得花，其他工人總是笑她：「一文錢打 24 個結。」

一天，布庄門口人聲嘈雜，兇神惡煞的幾個流氓追討老闆的賭債，鬧到店裏。老闆情急之下，知她有積蓄，央求她將店盤下來，駐店裁縫師傅及縫工均異口同聲支持她，她將店名改為「玉屋布庄」，就此當上頭家。她原來當過下人，將心比心，對伙計極為寬厚，店小溫馨，員工和氣，口碑自然好。

跛腳張仔，如同鹽埕町衆多追逐的眼神，雖有愛慕，只敢遠觀。他挑著扁擔，慢慢地走。想著去那裡買多一點白糖、紅糖，啊！還有，要去找些糖粿仔，圓圓的糖球裡面包梅子，酸酸甜甜的，

在嘴裏一粒可以含好久，頭家嬖的孫女阿梅最愛吃了。他想著不禁微笑，一高一低的腳步加快，扁擔的桶裡，糖水晃動著聲響。

頭家嬖回到屋裡，拿個青花瓷淺碟，注滿清水，玉蘭花放入，放上供桌，雙手合十，朝菩薩拜了拜。轉身喚上老師傅，拿鑰匙開庫房，兩人先把每塊布料剪下5寸長、3寸寬，按照旗袍西裝料，分別釘成幾本料樣。再挑了幾塊比較新潮難賣的料子，裁製幾身旗袍洋裝。讓燕子每日梳妝點胭脂，變著花樣梳頭，把五福路新樂街當成「玉屋布庄」的伸展臺，日日換新衫，一圈圈走下來，自有愛美的女人紛紛來問。燕子也是一流推銷員，她知道每個人對花色的喜好，拿著布料樣本，跨遍大戶人家的門檻，絕對不會空手出來。量身單拿回來，和頭家嬖看著日本時裝雜誌，設計出不同滾邊對併配色，不管窄身旗袍還是時髦洋裝，每件都是特製。確保每位富家奶奶少奶奶千金小姐都穿得高尚唯一。「玉屋布庄」的幾位師傅忙了個把月餘，一些高檔新潮的布料去化掉大半，還順便接了一些西裝長褲定單，獲利還不少。

這時頭家嬖才讓伙計到街上，假裝無意中漏口風，手中進了好些布料。同行布店先頭看到燕子走秀的衣服花色很是新穎，心動想跟風，便過來看貨，但是看歸看，卻沒人買。原來，有個黑道大哥夥同幾個同行老闆，之前已經串通好，放話出去，聯手不

可幫沈老闆，要等他撐不住，狠狠地壓價，吃下他的染整廠。他們原本沒把頭家嬖看在眼裏，心想生意場，喝酒應酬爾虞我詐，是男人的世界，一個女人有什麼能耐，如何能參合？沒想到頭家嬖竟有膽全部吃下，破壞了他們的計劃。大家氣憤之餘，無不冷眼訕笑，等著看她週轉不靈。不想兩個月後，市面上氛圍大變。出現很多人大肆採購。

日本本土因為戰爭，糧食嚴重短缺，所以大量印出『百圓券』派很多人來臺，大量採購。導致物資供應失衡，物價連番上漲，一日三市，紙鈔貶得厲害，商家寧可囤貨惜售以保值。同行的布庄都紛紛拿現金來批貨，頭家嬖以三倍到十倍的進價賣掉大部份庫存。為了怕紙鈔貶值，頭家嬖早把賺的錢都換成金塊。就這樣，頭家嬖扎扎实實的賺了一大桶金。

十一月底，沈老闆再走訪「玉屋布庄」，頭家嬖拿出貨單上雙倍的貨款要給他。沈老闆堅決不肯：「頭家嬖，嚙囉！咱們講好多少就是多少。你賣多少是妳的本事，我不可多拿。」頭家嬖不好意思，又用新價錢跟他訂了一批貨。

通貨膨脹的市場中，幾家歡樂幾家愁。普通人家每天上市場，糧食少，錢更薄，全家如何吃得飽？市面上瀰漫著一股不安之氣，情緒隨著深秋的太陽，一日涼過一日。頭家嬖的店門還是開著，

生意清淡，大家坐在前庭聊天的時間多了起來。跛腳張仔還是日日挑著擔子來，每天給頭家嬖帶來外面消息：「最近鋁場和第六燃油廠，燈火通明日夜加班。」

「聽講，岡山航空訓練所那邊，每日飛機起起落落。」

「昨天，哈瑪星碼頭，封鎖起來不讓人過，一堆木頭箱子，準備上船，看起來像是軍火補給，是不是要開戰了？」

大家猜測，人人沒答案，心頭隱隱不安的情緒，如港邊的海水，騷動拍岸。隨天氣愈來愈冷，玉蘭花季已過，花香不再。

十二月，收音機裏以日語茲茲響的報導著興奮：「皇軍突襲米國海軍基地珍珠港，重創敵軍八艘航艦，三艘巡洋艦，三艘驅逐艦以及三千多人傷亡。」「皇軍南洋首戰大捷，英勇皇軍一舉拿下菲律賓群島」「皇軍再攻下馬來半島、荷屬東印度、關島、英屬婆羅州、香港以及俾斯麥群島……」

前方連連捷報，街頭慶祝鞭炮聲不斷。頭家嬖的心底卻陣陣驚恐，她尋思：「皇軍這幾年已經打了中國，現在又打米國，又打下那麼多南洋島國，軍備糧食供應不上，物價又要漲？現在生意已經不好，物價漲又買不到米糧，怎麼辦？」又想：「米國只一個珍珠港，就有那麼多軍艦人員受損，應該也是大國，平白無故被打，怎麼能不反擊？」

美國正式對日宣戰。1942年，六月，美軍於中途島戰役大敗日軍，計劃攻占菲律賓群島和沖繩島再攻入日本，對臺灣採取跳島策略，只轟炸空襲而不佔領臺灣。打狗港是工業及軍事設施重地，又位於美軍轟炸菲律賓的航線中。美軍進攻菲律賓返航時經過高雄，如有餘彈就順便投下，因此受到轟炸次數最多。根據美國第五航空隊的記載，美軍在高雄投彈達2559噸，為全臺之最。受創最重的地區集中在市中心的鹽埕町、哈瑪星港口一帶。

1943年，二月，城街冷冽，天空黑沉。鹽埕町一間小屋裏，小蠟燭微弱的燭光跳閃著，所有窗子用黑布封得嚴實，確保再些微的光，也透不出一絲。「嗚、嗚、嗚」，空襲警報響起，自遠而近，響在夢裏、胃裏，揪著、壓著。年幼的阿梅睡不安穩，只覺尿急，卻四處尋不著尿盆，耳邊聲音響起，「阿梅、阿梅，緊起來，空襲囉……緊起來！跑疏開囉！來去避防空壕。」乍驚半醒間，褲子一股濕熱。阿梅連著棉被，被頭家嬖抱起。頭家嬖甩起包袱掛在右肩。包袱內是預先準備好的水壺和乾糧，跟隨保正（里長），和鄰居依序小跑，躲往堀江町小學防空洞。

飛機來襲，一日數起，警報聲不時響起。居民一聽到嗚哦長嗚聲，就近跑疏開到防空壕內躲避。跑疏開：逃跑、疏散、離開。人的一生，如果家鄉安定，誰不想常守？但有難來臨，或天災或

人禍，難免被迫遷移。

那日，幾個伙計躲完空襲回來，大家商量：「頭家嬖，這時局愈來愈壞，阿督仔（美國人）的飛機日日照三頓來轟炸，鹽埕離港口近，隨時會中彈，時時跑防空壕也不安全，咱們不如疏開來去咱嘉義草地避一陣子？」

頭家嬖多年前在嘉義鄉下買了一塊地。當燕子年幼時，有人跟頭家嬖說：「燕子如果出嫁，妳一個人孤孤單單的，等死了後，又無人照看香火，豈不成孤魂？」頭家嬖想想也對，遂經中人牽線，到嘉義鄉下，領養五歲阿保為養子。阿保生父張阿炮，賺錢不多，小孩倒是生了八個，餵不飽啊，只好把阿保送給人養。阿保命好，來到頭家嬖家。頭家嬖原本要送他去學機械，不料阿保對裁縫有興趣又有天份，跟著老裁縫師學得一手好功夫，尤其旗袍，剪裁得曲線立體，連老師傅都自嘆不如。

照說阿保被領養後，本不該與父家再有連繫，但是頭家嬖聽人說，張阿炮家生活還是挺拮据，便三不五時，差人送去錢糧衣物接濟。有一天，頭家嬖前夫家的小叔，因病驟世。夫家長期坐吃山空，已被敗光。小嬸聽聞她在高雄營生不錯，也顧不得以往的嫌隙，帶著三子兩女前來投靠。但凡性情寬厚的人，對悲苦的回憶，總是健忘多於記恨。頭家嬖看著小嬸面容憔悴，一家人衣衫襤褸，想到當年自己的辛苦，心生憐憫，便收容全家暫住。又

叫中人在嘉義阿炮家附近，買了一方農地，讓小嬖帶著小孩，過去自耕自住，順便僱用阿炮家的幾個男丁，既可自給自足，又可照顧到阿炮家。幾年下來，兩家人都安頓好，頭家嬖也就不再用時時接濟。

此時伙計們提到要逃避戰亂，自然先想到嘉義鄉下阿炮家。頭家嬖雖說一介女流，一旦主意拿定，個性果斷，行動力快速。她分別叫來伙計，一一吩咐工作：

「你去找跛腳張仔，麻煩他到黑市多買些糖、鹽、油、麵粉等。」

「你去漁市買魚乾魚鬆鹹魚，虱目魚秋刀魚都可，要夠鹹才好放久。」

「找屠戶，有醃肉肉脯也多買些存起，至少要夠半年的量。」

「還有庫存的茶葉布匹裁縫工具等，一一點清打包，想辦法雇車送往嘉義。」

配給時期，肉、魚、糖、鹽都是管制品，主要上繳給日本官員軍人，臺灣百姓每月只配給得幾兩。但是愈是戰亂時期，愈是有人發財的時機。戰事一起，稅務稽查寬鬆，有錢有門路還是可以買到配給品。伙計分頭進行，諸事看似簡單，其實緊張。警報聲中，街上人車杳然，後巷暗街，則是腳步雜沓。糖鹽油，鹹魚肉脯，什麼東西都有個價。黑市交易，還要提防有人密告、黑吃

黑。而有些東西除了付高價，還得託關係，比如火車票。頭家嬭自己去請保正幫忙，設法搶買到嘉義的火車票。頭家嬭，平日待人寬善，這時候都派上用場。

事情交待清楚後，頭家嬭自己，不疾不徐，梳裝整齊，到新樂街珍寶銀樓找老夫人串門子話家常。她喝著茶，說道：「燕子和夫婿去青島了，我今天剛好有空，順便來看看妳。」又道：「唉呀！妳那耳環真好看，跟玉鐲配成對，我真是喜歡，你割愛賣我可好？要不，就用上季衣衫帳款，打點折作價相抵。」頭家嬭沒讀過什麼經濟學，但是她知道戰亂時期，物品一日三市。紙幣上印的人頭，再是尊貴如天皇，也買不到一碗飯，只有黃金珠寶輕小易藏，不會貶值。就這樣，頭家嬭走了一圈客戶，換回一小包金銀細軟，貼身藏放。

愈是危機中，愈能見能力。頭家嬭身處亂世，卻能指揮若定，張羅一切細節。整個的戰事混亂中，彷若一套頭家嬭編撰出來的劇本似的，在她指揮下，有條不紊，一一進行。

那日跛腳張仔又來小院子裏，扁擔中塞滿糖鹽麵粉，臨離去時，頭家嬭又拜託他一件事。頭家嬭的另一件心頭大事，是女兒燕子與夫婿陽青，半年多前至東三省日本佔領地，拜會當地往來

的報關行。起先還有電報報訊，不想戰事激烈後，音訊全無，至今已失聯半年多。孫女阿梅天天前往電報社，卻等不到一言半字，東北各往來的報關行也說沒看到他們倆。頭家嬖憂心忡忡心急如焚，擔心再等下去，若連鐵軌都被炸斷，就走不成。不得已，頭家嬖拜託跛腳張仔，每日去哈瑪星的事務所走一趟，必須親自看到他們才能傳話，讓他們到嘉義張阿炮家。

五月底，疏開至鄉下的準備事情大致辦妥，頭家嬖叫來伙計，有家庭妻小的，每人發一筆錢，暫時遣散回家安頓。留下兩個年輕單身的，準備雇車隨後押貨到嘉義。頭家嬖站在「玉屋布庄」前，看著四扇木門關上落鎖，心中感嘆，不知何時才能回家？回得來嗎？再回來市況又如何？她領著孫女阿梅，兩個伙計挑著行李，坐上火車到了嘉義。車站外，小嬖的兒子，已等在牛車上呼喚著，大夥兒坐上牛車，一進小嬖家門，事務所發來好消息：「燕子陽青平安返」，頭家嬖揪了幾個月的心，這才放下。

張阿炮家裡十來口人，擠在三房一廳的小屋裏，原已擁擠拮据。為了接待這群來自城市的貴客，硬是空出一個小房間，給頭家嬖和阿梅住。兩個伙計則安排跟鄰家工人住。

七歲的阿梅，梳瀏海頭，穿著日式洋裝，站在豪宅客廳內，好奇地四處看著。掛著蜘蛛網的神龕，彫花條窗透入的陽光，照在供桌厚厚的灰塵上，阿梅拿手指劃過，露出深褐色的木紋，灰

塵揚起，點點飄浮在陽光裡，阿梅順著陽光飄浮的方向，抬頭看去。窗外，幾個灰衣土褲的小孩子，擠在門縫窗花間偷看，他們沒見過城裏來的女孩，穿著什麼樣的白裙，皮膚那麼白皙，衣服那麼光鮮。他們後面的孩子看不見，拼命往前面推攘，這一擠，有人跌趴下去，把大門推開，撲了進來。膽子小一點的孩子一哄而散，留下幾個被壓在下面的倒霉鬼跑不掉，和幾個膽大的留著不走，臉色漲紅地看著阿梅。阿梅從小跟著頭家嬤長大，學到大方慷慨。她笑著招呼小孩都進屋裡來，把帶來的糖粿仔、爆米香，分給大家，一下子分吃光光。小孩子熟得快，每日來約出去玩，她把洋裝裙子脫掉，換上黑布粗褲布鞋，和那些孩子，一起到田裡焗土窯烤番薯，爬樹摘芒果，到圳溪去摸蛤仔，沒幾天，人曬得紅黑壯實。

燕子和陽青一回高雄，得到消息，動作也快，馬上透過青菓社，安排兩部貨車，將買來的魚肉糖鹽等食物和茶葉烘茶機裝一車，布料太多單獨裝一車，蓋上綠色帆布，隨即啟程。為了怕被轟炸，他們不敢走縱貫省道，而是繞著鄉間小路走，一路走走停停。第二天走到臺南縣郊，因為離市區太遠，聽不到空襲嗚嗚警報聲，只聽到轟炸機群轟轟飛過。趕緊躲到甘蔗林裡。躲了很久，他們看天色已晚，人也累乏，晚上就睡在密密的甘蔗林裡。沒想到天色尚未全亮，又一波飛機飛過，一顆顆炸彈落下，炸彈命中

糖廠的酒精提煉廠，大批的酒精四溢，加上易燃的甘蔗林，大火一發不可收拾，燒毀了大片的甘蔗園，也波及了那輛裝食品的貨車，頭家嬖費盡心力在黑市買來的魚肉吃食，付之一炬。他們四人飛快跳上靠路邊那輛裝布的貨車，在濃煙密佈中，摸瞎開著，僥倖逃出。

頭家嬖等了又等，終於聽到庭外有貨車撲撲的聲音。大家眼眶泛紅，歷盡滄桑失而復得的團圓，更是珍惜。

他們一家五人加上四位伙計，馬上面臨住的問題，頭家嬖看著破舊擁擠的住房，真不是辦法。她跟陽青說：「你去外面找找看，有大厝要賣沒？找一間大一點的。」戰亂一起，沒錢的人只能留守家園，有錢人家總是倉皇撤離，任憑豪宅大院，高樑大柱再堅固，紫檀神龕再大尊，也帶不走，保不了命。所以棄守的屋舍，到處都有。

陽青向阿炮借了一輛單車，踩著上街找住所。過了兩天石陽青回來，是嘉義新港鎮古民庄，有一個大戶人家已搬遷，留下五房三廳的四合院，連同傢具，索價三百元。頭家嬖立刻讓陽青踩著單車，坐在後面，磕磕顛顛地去看豪宅。頭家嬖一眼看中，房間夠多，前庭敞亮，後進倉庫也夠深，當場付現金買下。第二天，阿炮家的工人趕了兩輛牛車，浩浩蕩蕩地搬入，二個伙計把帶來的布料，塞滿後進的大倉庫間。頭家嬖帶阿梅睡一房，燕子夫婦、

阿保夫婦和四個伙計，各睡一房，剩下一間當客房。一直忙到傍晚才算妥當，阿炮老婆送來一些米和鹹菜地瓜青菜，煮了一鍋蕃薯粥，大家喝著熱騰騰的蕃薯粥，雖是鄉下窮人家的日常吃食，此時吃來卻如珍饈。胃暖了，心也才安定下來。

安頓妥當後，頭家嬖想原來買的食物都沒有了，一大家子都要吃飯，得想想辦法。她觀察了一下，村子裏的莊稼人，為做事方便，通常不穿洋裝裙子，而著穿粗布上衣寬腳褲。喜慶時穿的漂亮衣服比較少。倉庫裡的布料在城裏人看算是中等，但是在鄉下地方也算是高檔稀有。她讓陽青去尋個大板子，在豪宅埕前，支起晾衣服的竹竿，剪一些大紅大綠的亮麗布料掛上去。一時間，整個古民庄像是元宵節一樣的喜慶熱鬧。燕子拉來門板，搭個枱面，把一匹匹布料分類排好。

阿保騎單車，到附近村裏、田間吆喝：「來啲！來啲！來看看大都市來的花樣布料。作衫作褲，攏免錢！」

大埕前，高帥的陽青站在矮凳上，講得口沫橫飛，他口才本來就好，逗得那些大姐大嬖們笑咪咪的：

「臺北來的漂亮花布，料身很細，先來先挑，慢來就揀剩的。」

「一件上衣用料四尺，換一隻雞、鴨、鵝。一條長褲用料七尺，換一斗米、或兩斤豬肉。花布加一倍。」

「不要緊，現在不用付，記帳就好，以後慢慢付。」

「要作水衫旗袍也可以，阿保大師傅也可幫你量身裁剪，縫製工錢另外算，用青菜、水果、雞蛋、鹹蛋來抵也可以。」

女人自己治裝，順便也幫男人小孩把上衣長褲也備齊了。

那整個星期，古民庄招來前所未見的景象，大埕前開起布庄，村民大排長龍，伙計們已先用碎布頭剪成長短條，上面寫著七或四。阿保在旁記名字發布條給排隊的村民。女兒和伙計，雙手拉布，一折一抖，一剪劃去，或四尺或七尺，乾淨利落，憑布條發料。阿梅則把收到的鷄鴨蔬果雞蛋，一趟趟往裡搬。大多數的米糧，頭家嬖不急著跟村民收，只記帳等以後需要時再慢慢去取。就這樣，一家人住在古民庄的日子，每星期都有新鮮的米菜可吃。

頭家嬖笑咪咪的，坐在後面的高椅子上，看著埕前的人，排長隊，挑布樣，興奮地量身作衣衫。她像個大牌導演，手執話筒，一聲「開麥拉！」，執導著人生的大戲。頭家嬖，簡簡單單地一動腦，就把一家人吃的用的，全照顧到。他們跑疏開到古民庄的二年半裡，都沒餓過肚子。

最快樂的要算阿梅了。頭家嬖堅持阿梅上學不可間斷，她每日和鄰村小孩走一個小時的路去上學，路上偶爾遇到空襲聲響起，便趁機躲防空壕，不用去上課，嬉笑像似扮家家酒。她學鄰居小孩，爬樹摘芒果、下田插秧、山坡放牛、踩水車、打稻穀，用打下的粗糠餵鴨鵝，到圳去摸蛤仔。頭家嬖還教她：薤菜梗 3

寸插地成行，地瓜切取芽眼埋入土中，只要澆水除蟲，定能收穫。凡事，自己能做就不會受制，肯做就不會餓著。

古民庄的日子，與外界隔絕，不聞砲彈聲，遑論漢魏晉。隨著日月起落而行，順著廿四節氣而作，無時鐘，卻有序。日子悠悠，依稀世外桃源。

1944年六月，跛腳張仔又送補給來古民庄。離開高雄時，頭家嬭把「玉屋布庄」交給跛腳張仔照看，也交待他如果有買到黑市的糖鹽麵粉，就送來古民庄。這次跛腳張仔還帶來一臺無線電收音機，這樣頭家嬭就可隨時聽到外界消息了。吃飯時，跛腳張仔照例講些街坊鄰居的事：「那天聽人說，新樂街珍寶銀樓的外甥仔，前陣被徵召入伍，聽說送去學開飛機，可憐家裏老奶奶哭得肝腸寸斷，單傳的孫子呢。真是了然哦！」「皇軍戰況看來不大好，戰鬥機以前都是日本人才學的，現在連十四、五歲的臺灣男孩也招募。」

七月底，日本啟動自殺式神風特攻隊。頭家嬭聽到消息，不禁想到珍寶銀樓的外甥仔，擔心他凶多吉少，可憐老奶奶怎麼受得了。

1945年八月十五日，收音機裡傳來好消息，日本天皇宣布全面投降。古民庄一片鞭炮聲。頭家嬭告訴阿梅：「疏開結束了。」

我們可以回家了。」

頭家嬖把古民庄的豪宅以六百元賣了，順便裝了一車白米青菜雜糧木材，又叫阿炮家去農家買了兩籠雞鴨，一起帶回高雄。她知道大家都回高雄，菜價一定比較貴，也許還會買不到。先準備著，沒壞處。聰慧人，愈在亂世，愈見巧思。頭家嬖這個奇女子，在動亂時，總是先想到吃食，提早籌謀，保護全家免於挨餓受凍。

1945年，九月廿日，大清早，時令中秋，空氣微涼，鹽埕町市中心街上一間獨棟二層洋房，可以看到新修砌的牆面，一、二樓間原來掛著「玉屋布庄」招牌處現在空著，新的招牌還未到。前庭，地面的清水磚重新鋪過，矮牆也已重新砌好。昨天，跛腳張仔挑著兩年多沒用的扁擔，帶來一大鍋糖水粉圓。同時也帶來好消息：「珍寶銀樓的外甥仔也回來了，他受訓時受傷斷了一條腿，不能開飛機，卻因禍得福，保住性命。」

頭家嬖想：「人活著回來就好。真是好！今夜中秋暝，燕子阿保他們還有伙計們都會回來，大家在前庭搭長案，擺上飯菜，過節賞月。一堆人多熱鬧啊！真是好！」跛腳張仔當然也一起請來，頭家嬖想讓他開個甜湯舖，夏天賣冰的、冬天賣熱的，粉圓粉粿仙草紅豆湯花生湯剉冰熱湯。老是挑扁擔走街串巷太辛苦了，疏開期間多虧他照看，吃人一兩也要還人一斤，現在該頭家

嬖回報。

趁著日頭還不太炎熱，頭家嬖帶著阿梅，把一棵小小的玉蘭花樹苗，栽在角落。陶缸早就沒了，換上一個木桶，水泵還在。只要人在、水在，樹會長大，玉蘭花將再盛開，濃香久久。

〈頭家嬖跑疏開〉評語

鍾文音

這篇小說的人物生動，敘述細膩，文字也頗精緻，尤其是藉由一間布庄，帶出日治時代的生活細節。

人物以玉屋布庄的頭家嬖輻射出跑疏開的情節，貫穿頭家嬖的人物一生是小說的核心，彷彿這個頭家嬖無所不能，這個無所不能的樣貌形塑，讓人想起一個經典人物日本的阿信。另外幾個環繞頭家嬖的人物也讓人印象深刻。

日治時代的題材於今似乎受到寫作者的注意，重返那個時代必須注意時代的氛圍與語感，而這篇是有自覺的。

唯獨這篇作品的時間以線性年代一路而下，將幾年光陰壓縮在短篇小說，不免有框住了歷史之感，且感覺未完成。以至於感覺這篇小說的幅度似乎是從中長篇裁減，而使得情節快速飛奔，形成結尾的嘎然而止。

除此，這篇小說非常順暢，文字淡雅，情韻很足，讓人彷彿跟著頭家嬖進入昏黃的舊時光。